

【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】

□崔明泉 口述
夏晓然 整理

与文物阴差阳错的际会



霍介秋捐献给济南市博物馆的康熙五彩人物观音瓶

我在文物店的这些年里,也曾和一些稀世奇珍有过种种阴差阳错的曲折故事。

1973年的一天晚上,一个叫王荣宪的人带着一个包袱来了我家,请我看里面的东西值多少钱。这是一个玫瑰紫的大花盆,很像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,比我在故宫看过的钧窑还要大。王荣宪说这个花盆是他姐姐的,是官里的东西。那时官里的东西出现在社会上是非常少见的,我也说不准,就暂时先把花盆留了下来。

第二天,我提着花盆去店里,店里的人看了不以为然:“嗨,不就是个花盆嘛。”

我还是感觉不踏实,就去找霍介秋。

那时的霍介秋是山东省看瓷器、青铜器和珠宝的第一把手,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,北京古玩界的很多人都知道他。当时北京有个大古玩店,是岳彬(岳彬是解放后枪毙的第一个古玩商人,因为他曾把山西昭陵六骏其中的两个卖给了美国人)开的。岳彬很欣赏霍介秋,霍介秋上北京一般都是住在他家里。

霍介秋的业务水准很高,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有他捐献的好几件瓷器。现在的济南市博物馆也有一件他在上世纪50年代捐献的康熙五彩人物瓶。他跟文物总店的刘春圃一样,在自己家里开店,取名叫“息洪阁”。

他家在黄河边上的遥墙镇,自己是鸿宝斋的学徒。人很聪明精谨,有一些内向,办事非常认真。他看东西很少出错。按照他的说法就是,万一出错了,就不说,把东西放在床底下,让谁都不知道——十分可爱,他的好朋友都知道他这个特点。

那时的我胆子也大,骑着个自行车,把花盆挂在车把上,就一路晃晃荡荡地去了霍介秋所在的省文物总店。

店内的人看了看花盆,对霍介秋说:“给3块钱,让他走就行了。”

但是霍介秋拿着花盆足足是看了两个小时,边看边摇头:“应该是宋代钧窑的东西……但这东西仿的很多,真的太少……我在解放前买过一个清代雍正仿的,也很值钱。这样吧,你给王荣宪50块钱,他若不同意,拿到我这里,我也给50块。就当雍正的买……”

我回去跟王荣宪说了这个情况,王荣宪不答应,要1万。在上世纪70年代初,1万块钱可是天文数字。而他这么要价也是有原因的——这个花盆是他姐姐的,他姐姐的公公曾经给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斯云鹏当过差。临走时,斯云鹏就送给他这个花盆,说将来需要钱就可以把它卖了。

价钱没谈成,王荣宪就拿着花盆走了。

第二天,霍介秋一早就打电话给我,说想再看看那个花盆。估计他想那个花盆想了一晚上,觉得并不简单。但王荣宪已经把花盆还给姐姐了,他姐姐把它作800元卖给了故宫,没法拿回来了……过了一段时间,这个花盆就在故宫的陶瓷展览出现了,而且还出现在故宫的图书刊物中。

这件事于是成了霍介秋的一大遗憾。他在晚年有点忧郁症,脑子不清楚,经常一个人过了黄河就不知道回家的路,需要别人把他送回来。然而他始终对这个钧窑花盆念念不忘,觉得当时怎么就没买下来,太可惜了,直到去世前都在心里琢磨这件事……

其实眼光再厉害的人,一生中也难免会出些差错。

只是像霍介秋这样老一辈的鉴定家,

对于自己的行业信念太过谨慎和笃定。他认为自己为国家发掘过多少稀世奇珍都是理所应当,从不居功自傲,反而对自己专业上在所难免的疏忽,总是难以原谅。这种至死不渝的敬业精神,实在可敬可叹!

稍微对古董行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,很多东西,假的比真的还好看,而当真的东西好看到一定程度时,连那些古董界的行家里手都不敢承认了,所以才有了一些阴错阳差的遗憾事。

1964年,一个姓李的老太太找我,带来家里的一些东西给我看看。其中有幅很大的高凤翰的字,就是后来康生在济南买的那一幅。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蓝宝石,很亮很干净,蓝得就像天空和大海那样清澈迷人,颜色鲜亮而匀称,而且重达20多克。我看它实在是太完美了,有些不敢相信,就说要留着好好看看。

一般的蓝宝石,里面往往有生长纹,但这个蓝宝石一点都没有。若是真的那就是稀世奇珍,就怕它是人造的,因为有一种人造的蓝宝石也非常美丽,但不值钱。

那时北京外贸首饰进出口公司在全国各地收购珠宝,其中负责山东地区的人是刘万桐。我就拿着这个蓝宝石去找他。于是,这个蓝宝石的资料报到北京,北京那边很满意,给批了1000元——看来这宝石在当时的价钱估计2000块钱都不止!

在文物店的日常进出中,如果稍不注意,可能就会错失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。

有次,我买回了1斤田黄,但文物店的会计不懂,错把它当成了寿山石卖出去了。幸好卖得的是个熟人,我知道后马上把它给追回来了。田黄是我国独有的“软宝石”,其材质温润凝腻,在软质雕刻石中居第一品。明、清各朝均被当作贡品献入皇宫,被雕刻成御用玺印及艺术摆件,有“一两田黄万两金”的精贵身价。文物店收来的这个田黄,材质稍逊于一般的田黄,底子较硬,年龄也稍晚一点,应该属于嘉庆道光的年代。

(注: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,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)

【齐鲁风物】

雏燕初飞

□于春生

每当听到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的歌声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童年时期故乡旧居那雏燕初飞的情景。

我的故乡在潍坊市潍城区,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老潍县。自我记事起,我们家里就育有一窝燕子,燕子的巢窝就在北屋的檩条上。冬去春来,每当草儿绿了花儿开了的时候,我和家人最牵挂最期盼的就是我们家的燕子何日从遥远的南方归来。

一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睡眼惺忪的我忽然听到屋外传来阵阵“啾啾唧唧”的鸟叫声,叫声是那样清脆婉转,又是那样亲切熟悉。“该是我们家的燕子回来了吧?”我一骨碌爬起来,飞快地趴到窗前向外张望,果然看到两只燕子在院子上空盘旋!

“爹、娘,燕子回来了!咱家的燕子回来啦!”爹、娘,还有兄弟姊妹们都纷纷来到院子里,欣喜地仰望着天空中那一对盘旋飞翔的燕子。燕子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,嘴里不时发出欢快的鸣叫声,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久别后的思念之情。

久盼的燕子回来了,它们甜美的蜜月生活开始了。忽一日,当雄燕口中衔着虫、蝇等食物飞进屋里时,巢窝的边缘突然冒出一圈金黄色的小嘴巴——刚刚出生的燕宝宝们,努力地伸着细细的脖子,光秃秃的小脑袋不停地晃动着,金黄色的小嘴巴张得老大,叽叽喳喳地鸣叫着,仿佛在说“爸爸,爸爸,我饿了,快快来喂我!”

“快来看,小燕子出来啦!”看到新出生的小燕子,这是我们最激动最兴奋的时刻。

燕宝宝出生以后,是燕爸爸燕妈妈最为辛苦的时候。这时的燕妈妈,依然守候在巢窝里,悉心照看着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们;燕爸爸则肩负起为全家觅食的重担。每当看到此情此景,我幼小的心灵便感受到无比震撼: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私的,父母养育子女是多么辛苦和不易呀!眼前的这窝燕子不正是我们家庭的真实写照和缩影吗?!当时全家九口人,只有父亲一人工作,弟兄姊妹七个犹如这雏燕,正待喂养和长大,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!是爹娘用坚强的臂膀支撑着这个穷困的家,是爹娘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。

正如白居易诗作所咏“须臾十来回,忧恐巢中饥,辛勤三十日,母瘦雏渐肥”,在燕爸爸燕妈妈的精心喂养呵护下,燕宝宝们一天天长大了。这时,巢窝中的燕宝宝们开始变得不安分了,不时地抖动着翅膀,显露出一副踌躇满志振翅欲飞的模样。燕爸爸燕妈妈知道,雏燕长大了,到该出飞的时候啦。

燕爸爸燕妈妈像一对资深的飞行教练,不停地从巢窝里飞进飞出,在屋内盘旋飞翔做着领飞的动作。在燕爸爸燕妈妈的示范下,一只雏燕终于按捺不住,只见它身体猛地往前一倾,在纤细的双爪离开巢窝边缘的刹那间,快速地扇动起翅膀,勇敢地飞出了巢窝。带头的大哥哥出飞了,其它的雏燕也不甘示弱,紧接着,一只雏燕出飞了,又一只雏燕也出飞了,一会儿工夫,五只雏燕宝宝相继都飞出了巢窝。

雏燕在屋内的飞行训练结束了,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又将来临。燕爸爸燕妈妈要带领孩子们飞出屋子,飞向蓝天。燕爸爸燕妈妈一次次地从屋子里飞出去,又一次次地从院子外面飞回来,嘴里不时地叫着,仿佛在召唤雏燕宝宝:“孩子们,勇敢些,快飞出来吧!”在燕爸爸燕妈妈的呼唤下,一只雏燕飞离了巢窝,它模仿着爸爸妈妈的姿态,在接近屋门口的刹那间,双翅也收并起来,歪歪扭扭地飞出了屋门。“哎呀,小燕子快掉地上了!”飞出屋门的雏燕,一路下跌,眼看就要跌落到地上了,但就在即将跌落地面的刹那间,只见它重新昂起头,竭力煽动着双翅,勇敢的雏燕终于又飞升了起来。在它的带动呼喊下,其它的雏燕一只接着一只,也都相继飞出了屋门。雏燕初飞成功了,燕爸爸燕妈妈生儿育女的神圣使命完成了。

时光荏苒,日月如梭,转眼间我离开故乡已是五十余年了。对故乡的眷恋,对家燕的思念,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,恰恰相反,时间越久,思念之情越深。无论天荒还是地老,无论天涯还是海角,故乡旧居那雏燕初飞的情景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老茂

皖人与老济南的情缘

用不衰;选材济危,功用不隳。”可见,皖人施闰章整治天下第一泉——趵突泉,特别是重修泉旁的来鹤桥,功成名就,其留下的福荫正如时人所颂:惠泽不衰,功德长存。

周馥:主导济南自开商埠

周馥(1837—1921年)字玉山,号兰溪,皖建德(今东至县)人。勤于攻读,为李鸿章所器重。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长达30余年,参与筹建北洋海军学校,设立天津机器局、电报局、开平煤矿、唐胥铁路等事宜。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,1902年任山东巡抚,后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、两江总督、闽浙总督、两广总督。生前辑有《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》。

《老济南商埠琐记》中,开篇一文述及,年过花甲的周馥上任山东巡抚伊始,对西方文明给新兴口岸带来的变化而心动,加之多年追随李鸿章,对洋务较为熟悉,在充分调查研究之后,于1904年5月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上奏朝廷,请求在济南自开商埠(当时青岛已是约开口岸,主权丧失),并将其周村和潍县同时作为分埠。当月,清政府批准了奏请。是年8月,济南商务总局成立,专司商埠内诸项事务。此举使济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主动自开商埠的内陆城市,济南近代化发展的序幕也由此拉开。这是周馥在山东巡任上,呕心沥血、济世救民所作出的重要建树。如今,商埠城所幸存的中西合璧老建筑,已成为凝固的历史和济南市的名片之一。“施人慎勿怠,受施慎勿忘”,我们应当记住周馥这位“先生之风、山高水长”的济南自开商埠奠基人。

另外,周馥先生在1903年创办的《济南汇报》也是山东最早的报纸之一。

大众讲坛预告
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谭世宝教授开讲——

汉字学及孔学研究之返本创新

韩愈有“文以载道”之说,谭世宝教授进一步提出“字本表道”之论。因为原始的汉字系统本身及解释系统都是按照其创制者和传承者的“道统”观念创制和建构的。孔子儒家所传承的中华道统文化就是以汉字学(小学)为基础的。在当今中国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“中国梦”时期,虽然汉字学与孔学已经进一步呈现了强劲复兴的生命力,具有极其光明、美好和广阔的发展前景,但是,正如陈寅恪说:“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,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当今孔学的真正理性的复兴,实有赖于其文字的义音形之返本创新的正确解读,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纂出返本创新的汉字工具书。按照前述陈寅恪之说,当今“目不识丁”之人可谓比比皆是。即使最简单的字如一、人、大、天等等,现在已鲜有能讲出其原始的义音形的关系之人。

2015年3月28日(周六)上午9:30大众讲坛讲座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谭世宝教授为我们开讲《汉字学及孔学研究之返本创新》。本报告主要从最简单的汉字例证入手,阐述汉字学及孔学研究之返本创新。

为庆祝“大众讲坛”九周年,我们将继续回馈广大听众,前50名到场读者们继续免费赠送《大众讲坛(第八辑)》。

讲座时间:2015年3月28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咨询电话:85590666